

老早开学辰光个小事体

文 / 陈金生

茄山河

战“疫”搭仔防控形势一日日向好，宅家度过“最长寒假”个学生仔要“背起书包上学堂”啦！

一提开学，当过老师又喜欢怀旧个我，好像又看到自家老早子开学辰光个几桩小事体，现在困梦头里也觉得蛮有趣。

第一桩小事体是排座位。埃歇辰光我刚进小学读一年级，开学拜日，阿爸送我到教室门口就去上班了。我一看教室里，前几排位子浪向，阿爸妈坐得拍拍满。后来晓得伊拉是帮小囡“抢”前面个位子，还讲坐好仔就算正式位子。我只好坐到倒数第二排。

正担心坐辣后头勿清黑板，班主任孔老师走进教室。伊先请家长伙去外面等辣海，再叫阿拉学生仔到操场浪，从高到矮一字排开。孔老师眼睛一扫，拿高个学生调到队伍后面，矮个挪到前头。伊忽然发现有学生听没立直，走近细看，原来那学生为了坐到前排，脚馒头（膝盖）朝前挺出，人就显得矮了。真叫滑稽！孔

老师拿那学生拉到队伍后头去，再带队伍回教室，让矮个先落坐前排。我长得比较矮，轮到坐第二排。现在回想起来，那桩小事体，当时家长看辣眼睛里，肯定会有交关启发。

再讲另一桩小事体：包新书。拜日天讲末讲是开学，其实听没那歇个正规仪式。孔老师看大家伙坐定以后，就讲了一段闲话（相当于现在个开学致辞）。伊讲今朝开学了，大家是小学生了，上课应该哪能坐、哪能听讲、哪能举手发言……一歇歇，几个工友拎仔一捆捆新书走进来。孔老师解开绳子，拿出一小叠书放辣第一排课桌浪，叫学生拿脱一本，其余传到后座去。那能介传到最后一排同学手里个书，多数是拨绳子捆得皱巴巴。好几个同学举手要求调一本。孔老师走过去对伊拉讲：孔老师帮那准备了牛皮包书纸，回到屋里拿书摆辣木板浪向，困觉压辣上面，一夜天书就平整了。再拿包书纸一包，一本书照样漂漂亮亮。孔老师还讲，后日正式上课，我要看看啥人个书包得最挺括。

后日礼拜一，晨会课浪孔老师兜了一圈看大家包个书。伊举起一本绿颜色包书纸囡、一本牛皮包书纸囡，问：那两本书包得好哦？大家

讲“真好看”“蛮赞啊”。孔老师表扬了那两个同学。又举起一本，是旧个挂历纸包，包书纸浪有个大美女，大家看了侪咯咯笑起来。孔老师豪慷慨讲“勤笑勤笑”，再举起一本，有人“咦”了一声，原来包书纸是旧报纸。孔老师讲，那本书封面封底四只角包得老挺括，又邪气朴素，一样可以保护书本，值得表扬。伊还带头拍起手来。现在想想，那眼事体虽然小，但是里向个道理也是相当值得思考。

开学辰光，还要做好其他个一眼小事体：比如由班主任老师带领小干部（小学除脱低年级外）进行大扫除、布置教室啥啥。想当年，教室布置个“标配”多数是：正面墙浪一面国旗，两边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个标语（或校风、班风标语），教室四周墙上勿会空辣海，往往是英雄先烈个画像、名言、学习园地。乃末书法、图画好个同学可以一显身手。

到正式上课那天，大家背仔新书包，坐辣自家个位子浪，看到既清爽又温馨个教室，侪觉得眼前一亮，纷纷评价“老赞啊”“老嗲啊”，之前卖力布置教室个同学听了勤忒恹心。

我刚刚想去碰选只小鲍，一个阿婆服务员，像一阵风一样过来了，一连串闲话加手势，伊帮我拿小鲍摆进炖盅里，意思是，稍许炖一歇，再吃。

反正吃物事送眼事体，简单起来也简单，几分钟之后，小鲍摊出来，芥菜酱油蘸蘸，塞进嘴巴。阿婆听没再冲过来，基本浪就算听没做错啥事体了。

附近生鲜店里那两天也有小鲍供应，合下来，大约五块洋钿一只。下单，一刻钟，五只小鲍就新鲜送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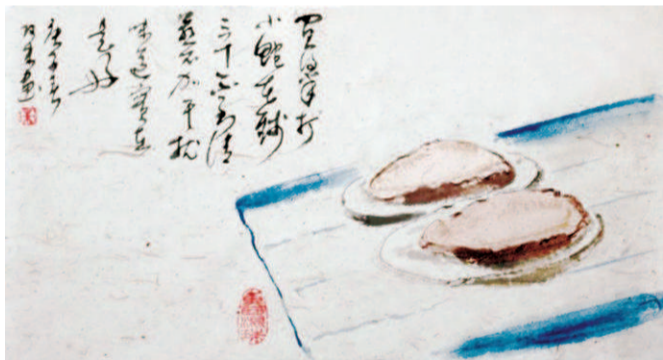
接下来个做法邪气简单，原料只有三样：小鲍、清水、生抽。

做法也只有三步：首先，小鲍汰清爽，表面划几刀，按自家欢喜的花纹；其次，小鲍壳也汰清爽，小鲍再摆进去，辣盆子里排齐，隔水蒸5分钟左右；最后，先勤急了开盖，闷个两三分钟，再拎出来就可以了。吃个辰光蘸一点点生抽，是清清爽爽个鲜味道。

一边吃，一边像煞又看见去年碰着个日本阿婆服务员，辛苦又开开心心个样子。那两天，阿婆勿晓得还辣忙哦？

小鲍，简简单单个味道

文并图 / 沈一珠



还是鲍鱼成就了高汤个香鲜？

去年春天末脚两天，到日本去白相仔几天，辣一家饭店里也有鲍鱼，伊拉个吃法就比较素白了，摒勿牢啰嗦一句，个人感觉日本人吃物事，是有点阿拉小辰光白相像过家家游戏，一只虾，一只鱼丸，就可以端出来了，啫，眼面前送只小鲍，汰清爽仔，连壳摆辣一只小碟子里，旁边一只酒精小炉子浪炖了一只加了清汤个小盅。

老里八早

上海人过日脚，一直节约来兮。“72家房客”时代，大家伙有一种共识——能修则修，能补则补，绝不浪费，就像小辰光那首儿歌：“我有一双万能个手，样样事体侪会做……”

当年弄堂里经常听到修理师傅个“独唱”：“修阳伞喽——”“削刀磨剪刀——”“箍桶哦——”还有一群群小囡团辣师傅周围看“西洋镜”，看个次数多了也侪晓得一眼门道。

箍桶一般是辣春末夏初，经过一个冬季，热胀冷缩引起木桶浪个木板收缩，到了天热用木桶沐浴之前，请师傅拿木板重新箍紧，再用桐油石灰镶嵌，才能保证木桶不漏水。考究一点人家，还会涂一层清漆，修好个木盆就像新个一样。箍桶师傅来个辰光，弄堂里各种大大小小个木桶摆辣一道就像一场博览会，对阿拉那点小囡来讲，那预示有着西瓜、冷饮、暑假个夏天就要来了。

我最敬佩个要数补碗师傅，埃歇辰光瓷碗一豁两月照样可以修好。补碗师傅先像拉胡琴一样辣碗两边分别打洞，用铜钉拿破裂个瓷片订辣一道，称为“铜瓷”。每次修补结束，补碗师傅还会用补好个碗向主人讨碗水喝，表示滴水勿漏。我就有一只补过个瓷碗一直用到读大学，只因为欢喜碗浪个一只小猫图案。

我最不喜欢看个是补搪瓷。当时大多数人家屋里侪有交关搪瓷器具，比如搪瓷盆、搪瓷杯、搪瓷碗、搪瓷痰盂罐等等，搪瓷器具个主要缺点是表面搪瓷层容易碰坏，里向个铁皮露出来容易锈烂。修理师傅来了，先辣破洞个地方垫一小块白铁皮，用焊锡补漏，再用锉刀锉平，砂皮磨光，最后涂一层颜色相近个搪瓷涂料，等涂料

干了，看上去就像新个一样。因为那涂料会散发一种怪味道，我总是远远避避开。

还有一眼修补耗时比较长，比如修棕棚、弹棉花等等，阿拉小囡就听没心思围观细看了。

除脱以上那几桩需要特殊材料和技巧个修补要寻专门个修补师傅来做，还有交关日常修补阿拉上海人是自家动手。小辰光那邪气调皮，放学以后辣弄堂里踢皮球，结果不当心拿马家婆婆屋里个窗玻璃踢碎了。周末阿爸量好尺寸，配来玻璃，四面用钉子固定，用石灰一嵌，钢尺一刮，马上焕然一新。至于换保险丝、修拉链、补脚踏车轮胎等等，侪是阿拉上海男人个拿手生活。

上海女人勿但是过日脚个好手，也是修修补补个行家。埃歇辰光有个顺口溜：“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件衣裳要穿上好几年。我就有一件罩衫，是用姆妈个大衣改个，后来袖口破了，再剪成背心拔表袋。我个同桌头辣屋里排行老五，前面四个是阿姐，阿大个衣裳穿不落，拔阿二穿；阿二穿不落，轮到阿三……最后缝缝补补拔毛头，弄得选个男小囡只看衣裳像“妹妹”。

弄堂是个小世界，平常经常能看到三三二二个阿婆阿姨围坐辣一道，一边手里做生活一边聊天，有结绒线个、有纳鞋底个、有缝补衣裳个……当年屋里用个台布、窗帘、购物袋、沙发垫、枕头套侪是辣“茄山河”个辰光完成个。现在各种日用品侪能轻易买到，单纯延长用品个“寿命”已经完全听没必要了，但勿少物事背后会有特别个人和事，睹物可以思人，睹物可以忆事，所以我有辰光还是会怀念修修补补个日脚。

修修补补过日脚

文 / 管波

手艺人 图 / 长镇



“哑”字原非指无声

文 / 叶世荪

花》第一折：“有个孩儿唤作福童，是个哑子，不会说话。”其实早在唐宋时代就可见到该词。宋代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十道不通风，哑子传远信。”唐代有首《望梅花》词，其下阙云：“除是沈沈烂醉，忘惊悸，又忘乘坠。乘也不知，坠也不知，齐生死一同天地。这些意味难知，却如同，哑子做谜。”可见，早年这个“哑子”并非《现代汉语词典》所归人的方言用词。

除了词的后缀不同，上海话中那个“哑”字的读音也和普通话不同；后者念 ya，前者近 o；这个区别要从“哑”字的源出说起。

哑，最初并非表示不语或无声；相反，是指笑声、鸟鸣、小儿学语。

《说文解字》：“哑，笑也”；《淮南子》：“鸟之哑哑”；《集韵》：“哑哑，小儿学言”。就是多本工具书引用的《战国策》：“吞炭为哑”的典故，故事中的实际效果也仅仅是起到“变其声”的作用，使刺客豫让的妻子辨不出他的声音来，而不是消其音、灭其声。

古人把丧失说话能力看作是一种病症，因此，最早用的是病字头的“瘖”。《集韵》：“瘖，瘖也”；《玉篇》：“瘖，瘖也”。瘖，就是“不能言病（《说文解字》）”。“瘖”的读音和上海话“哑”相近，《广韵》：“瘖，乌下切”。后来在书写时“瘖”慢慢归入“哑”，而上海人却依然把它读作“瘖(o)”。

化零为整是“顿党”

文 / 福华

沪语趣谈

沪上有一句谚语：聚小成大曰顿党，买卖整块曰顿党。按照《汉语大辞典》的解释，顿，有整顿、顿而使齐的意思。而这句沪谚中的“顿党”有“一起”、“一齐”的意思。譬如，家中平时整理出来的一些不需要的物品，我们会说，等收废品的来了顿党卖掉吧；要办几件事，我们会说，等会出去顿党办吧；睡懒觉了没有吃早饭，我们会说，早饭中饭顿党吃……

顿党，据说还与农作物有关。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种谷》中谈到，有24种谷物，穗都有毛，麻雀不会来吃，抽穗的同时一起黄熟，其中包括“顿党黄”这个品种，顿党便演变成“一起”的意思。

“顿党”虽然是上海话，却很早就被收入词典。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已有条目，现今《汉语大辞典》中也有“顿党”的条目。

灶披间

早两年，辣饭店里吃一只小鲍，算是上档次。

饭店里个烧法，一律是让人摸勿着头脑个“密制”，最后，一只简简单单个小鲍，会被复复杂杂个味道包牢仔，摆辣一只小盘子里端上来。一边吃，一边也会疑惑：是高汤成就了鲍鱼个鲜香呢，

沪语中古语

普通话管不能说话的失语者叫“哑巴”，上海人则称之为“哑(o，读若喔)子”。其实，“哑子”的说法并不是上海人发明的。溯源历史，清代《儿女英雄传》：“他们只好是哑子吃黄连，又如何敢自己声张呢？”《文明小史》：“别的我都不开口，装作哑子如何？”明代《传习录》：“哑子吃苦瓜，与你说不的。”元末明初《水浒传》：“你从明日为始，并不要说话，只做哑子一般。”“百度百科”说，“哑子”的出处是元代郑廷玉的《后庭